

孤獨的風景廢人

醫學系五年級 許庭偉

常常，在陌生場合自我介紹時，我都是這麼開場的：「我是臺大醫學系的學生」，隨之而來的多半是一陣驚呼，「很有可能是一位懷抱夢想的青年。」我會把話這麼補完，此時驚呼會轉為疑惑的譁然。

然而說來慚愧，我懷抱著的夢想恐怕不是拿書卷獎、做研究登上國際期刊那類的，相反地，上大學後我心思幾乎都不在課業上，常常區段考試都是最後幾天才知道範圍，還好成績也還過得去。

我的夢想，是希望有時間好好出去走走，好好拍些照片，僅此而已。



其實第一台專業的單眼是在大學一年級時就拿到了，但當時在攝影路上一直懵懵懂懂，一下子拍芭樂點風景，一下子又跑去拍人像，拍得最多的居然是活動紀錄。照片回來自以為是地開啟 Lightroom 套一些鮮豔又飽和的顏色，強行解釋照片的意義，說服自己是大師。後來甚至漸漸覺得自己好像把台灣能拍的地方都拍過了，又各個領域的攝影都會了。如此井蛙，回頭看真的苦笑加搖頭。

還好當時還是逼著自己旅途時帶上相機。漸漸地，我有了心境轉折，到後來我變成為了拍照而規劃旅途。慢慢地，我似乎有所突破。特別是經歷了尼泊爾那趟旅程。

大二時隨著 AMSA 參加了 EAMSC 舉辦在尼泊爾的活動，在加德滿都以及西邊的小鎮波卡拉待了十天左右，就在這十天，我見到了此生未曾見過的美景。

尼泊爾全區座落在喜馬拉雅山脈上，有著世上最壯麗的地形，以及因為地形隔絕而孕育的獨特文化。旅程中，我不斷穿梭在加德滿都街上，印度教和藏傳佛教彼此涵化、撞擊，鮮豔的色彩潑濺出來，投映在純樸街道上嬉鬧孩童的眼中，綻放光芒；在波卡拉，費瓦湖被海拔五千至七千公尺的群山環抱著，日出時，積雪山頂轉為豔紅，一頭栽進水面，被搖槳而過的漁人輕輕撥亂，而我如癡如醉地站在山頭。那時我好不想按快門，只想要獨享這個天與地；卻又瘋狂地按快門，只希望把這個景、這道光、這個當下給牢牢留住。也在那個瞬間，我好像對旅行攝影有了不同的感情。



原來世界這樣的大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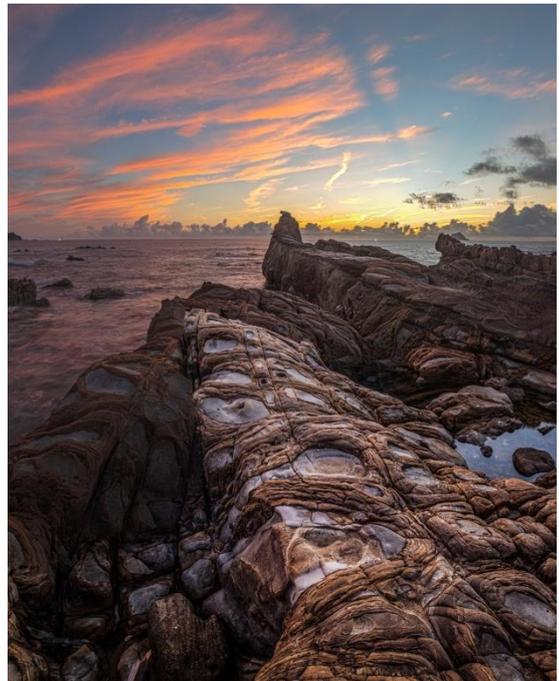
我開始熱切地想要走遍它。





後來回到國內，我背著相機衝了好多點。我上到大屯山上好幾次，終於某次幸運等到霧散，萬丈夕陽灑落在助航台前的芒草上；我爬了幾座百岳，不顧一切地把相機塞進重裝，只為了見證在稜線上美得令人窒息的台灣風景；我漸漸習慣凌晨三點多從市區頂著寒風出發，花上幾個小時提前抵達北海岸，在黑暗中架好裝備，跪在地上只為破曉的萬丈光芒。我慢慢發覺，台灣的景色完全不輸給國外，端看我願不願意去深入探索而已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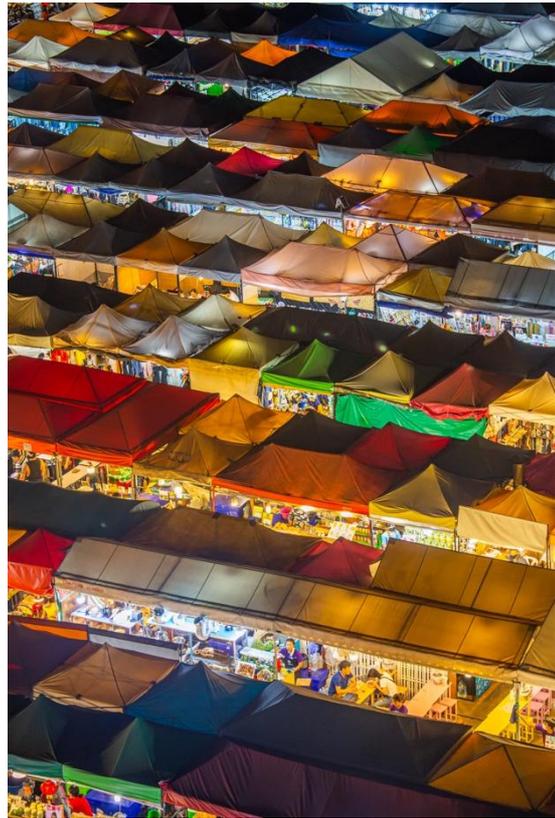
我又去了好幾個國家。在異國時，我會全身投入當地人的步調之中，感受所有風景和文化帶給我的衝擊。我去了中歐的捷克、匈牙利、奧地利，見證了古波希米亞的風情萬種，當時中世紀眾英傑馳騁之處蛻變為今日最繁華的地帶；而那些旅遊書上印製的圖片終於能從我的視角被詮釋。我總是日出前就上街，只為避開紛擾的人流、以及獲得日出時分絕佳的光線。





我也去了泰國、菲律賓、新加坡和馬來西亞，感受東西文化交匯的中繼站是多麼燦爛而繁華，東南亞就如同拼貼色塊一般，文化彼此差異極大，併在一起卻反而相襯得熠熠生輝。川流在這些色塊之間的，是美食、是市集、是巷弄裡嬉鬧的小孩、是街上人們眼角嘴角富足的笑容。





這幾年我從願意路過景點時停下來拍照，到熱切地為了發掘完美的構圖而規劃一趟旅程；從一趟旅程中能產出很多張作品，到後來幾十張只出一張、幾百張只出一張……；從以前常常只手持拍單張後就直接修圖、出

圖，到後來認識了全景接圖、減光長曝、疊圖曝光，常常一個視角就按了數十甚至上百下快門。後來接觸了 fine art photography 這個全新的領域，將以往所學從頭到尾自我分析了一輪，刪掉了將近八成的 Instagram 照片，重新探索我想要呈現的主題。慢慢的，我確立出了我的旅行風景攝影風格和方向，並且慢慢朝著我的目標邁進。





不久的未來，我想去冰島、挪威見證冰河山岳的風光以及極圈裡極光照耀下的生態；想去阿根廷巴塔哥尼亞高原朝聖粉紅的菲茲羅伊峰；想去義大利北部 Dolomites 山區好好待上幾天；想去美西的幾個國家公園和沙漠走走，留下屬於我的足跡；想去伊比利半島，見證西葡兩國的城市風光，以及南歐人的熱情；會再多爬數座百岳，努力發揚台灣的山岳之美。我要以我的視角，帶給大家認識世界上每個角落。這算是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。

「當你的能力還駕馭不了你的目標時，就應該沉住氣來歷練，夢想不是浮躁，而是沉澱和累積。」曾和我有一面之緣的瘋狂攝影師袁斯樂是這麼說的。我希望靠旅行，來慢慢歷練實力、慢慢實踐目標，創作出令人感到身歷其境的大景照以及文字、慢慢兌現我的夢想。

我的夢想，是希望有時間好好出去走走，好好拍些照片，僅此而已。